

耶

御注曰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括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以已所施為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為羣材之帥也

頴濱蘇轍曰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則亦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

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為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為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黃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為室以無何有為鄉以日月山川為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沆瀣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為之然亦何嘗恃其為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耶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八

宋 鶴 林 彭 鼎 纂 集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為小大隨器而為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騁堅而強者皆不能勝之矣陳象古曰水之為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改

易

清源子劉驥曰水且尚爾況於道乎道之為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舍

垢納汙水之德也雖為天下王莫能違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

古柔齒剛古存齒亡此天下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而迺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者此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

聖人之言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非不知而不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強恥弱也

陳象古曰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之謙也垢穢辱也言人君能舍

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為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至矣又人君能謙虛用

柔稱孤寡不殺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舍垢蓋

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舍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社稷之主如天地之大江海之寬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

者善也自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美之故王天下

葉夢得曰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程大昌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小人怨汝

詈汝則曰朕之愆允若時是受垢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使王以為稱是受不

祥也二者皆莊子之所謂謙下濡弱也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能行柔弱則為王為主尚剛強則招禍招咎聖人受垢受惡則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樂榮則終致災凶正

言俗意如此乖反明矣

穎濱蘇轍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王雱曰此可為智者道爾正言若反反於小智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皆反於俗見故曰若反

陳象古曰似反於正矣受垢為社稷主受不祥為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葉夢得曰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

之也 黃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釁千雖有忤心不怨  
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  
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碧虛子陳景元曰怨恚也惡也相望也大  
怨者輕生徇死之謂也夫國君不能無為

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姦詐並  
與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徇死之  
徒攘臂於道術矣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  
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恚惡

怨望也然以事和之則讎濟其怨故知有  
怨而和之者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彼知和  
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  
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若乃大小多少而  
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夫聖賢

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  
怨望益多也如是則安可以為善

穎濱蘇轍曰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  
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  
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清源子劉驥曰為治者不能無事無為至  
於有大怨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為  
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怨虛舟不怨飄瓦以其  
無心而已若以為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  
能無怨不足以為善

程大昌曰怨之大者莫大於兩國干戈之  
讎矣聘會以平之詛盟以要之皆求有以  
和之者也然會稽之樓厭然臣妾也而嘗  
膽抱冰藏毒伺釁多歷年所延始發見則

陽浮道以示相平者豈其可信也況夫攻  
奪人之城邑殺戮人之父兄借使敵國之  
君遷延未肯輕動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  
耻必且隨事從吏以期報復者人情之常  
也故曰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碧虛子陳景元曰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  
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又陸希聲  
曰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  
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惡不作

穎濱蘇轍曰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  
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為常  
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  
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之使之除妄以復  
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

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  
有大怨懟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  
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  
亦勞而無功矣

王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  
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  
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  
者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  
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  
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

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  
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券以連是知左  
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  
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左陽也契合也

左契者天道也。天道無私，民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非故責人，而或予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為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達其子曰：左者心之所處，契者言其合也。

聖人執心以合道而不責於人。

清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為治，破木以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黃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同焉者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人？故有德司之。

程大昌曰：獻粟者執右契，漢之剖竹為符也。右留京師，左以授守臣，謂之左符，其意度制作皆與此應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有德者，中古之君也。

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則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者謂遠古之君也。德大無名，物皆自然，而穴處巢居各安其分，故其君無思慮，朝徹而見獨不為不恃道冥而德淵，更無契可司，但司其適徹而已矣。故稱無德焉。

臨川王安石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為無德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司契以天道契於藏，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只情安能盡之？故與則為恩，不予則為怨。

清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有德之人，真性內明，通元究徹，若合符契而不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真性未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己。

黃茂材曰：徹者通也。莊子曰：樂通物者非聖人也。

林東曰：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来，合吾應其合者耳。故有德之人，司契如

右契之合，左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徹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天道無所私，唯善人是與，是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

頴濱蘇轍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非親而與之，而善人自與，福契此天道也。

清源子劉驥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

黃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老子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跡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返乎太古矣。

穎濱蘇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為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為小，則簡靜而佚。

乘夢得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衆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為小，以多為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衆而以衆為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為不廣，率土之濱，不為不多，而吾未

嘗知其廣且多也。

清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穎濱蘇轍曰：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

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貧薄士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感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千金之下，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

陳象古曰：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陸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水行則用舟，陸行則用輿，今既樂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陳象古曰：寡欲易足，民共不爭，故舟輿可闕，甲兵可偃。

清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程大昌曰：難於就死，則必樂生，故無盜無盜，則甲兵為虛設，安土而無外慕，無外慕則不他徙，故舟輿為長物也。

則不他徙，故舟輿為長物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

穎濱蘇轍曰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清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而食織

而衣食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壤墳其視

顛顛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

業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

程大昌曰莊子備舉此語而致諸伏羲神

農以上且推論後世之失曰今迷使民延

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蘆糧而趨之足跡

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是上

好智之過也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故

夫結繩之可復也其必自民無外慕者始

也則愚其智使入於無欲者又絕其外慕

之本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

生故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

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藿之糲而

飽滿淡味為甘葛衣鹿裘之粗而溫涼無

文為美茅茨蓬蓽之陋而風雨不侵為安

南炎北沍之苦而水土任適為樂

涑水司馬先曰雖踈惡隘陋自以為甘美

安樂

穎濱蘇轍曰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

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陳象古曰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

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

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

此之謂至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鄰國相望猶今郡縣之

相接也雞犬之音相聞謂民豐而境近也

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也不相往來

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也此可

以同赫胥尊盧之風矣

穎濱蘇轍曰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

皆足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德之被於民及其極也

則能使民無知無欲惟知耕而食蠶而衣

而不知其所以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自耕自織不闕

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塲二十年而

不相謁請者蓋進此矣

黃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

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

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貌言華也

故不足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溢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而虛也

穎濱蘇轍曰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未必信

臨川王安石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

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言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程大昌曰信者誠然也用其誠然者言之無所緣飾故不美也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也美言則涉迹而文如春臺大

宰者是矣食於母而談其真者不知此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陳水司馬光曰吉人寡辭蓋言孔甘

穎濱蘇轍曰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仲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自疑而巧說

黃茂材曰道無間無辯果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博者謂博通於物務於事而攻異端不知所極

所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陳水司馬光曰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不知多歧亡羊

穎濱蘇轍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仲曰精粹已知而不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

葉夢得曰今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

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

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陳水司馬光曰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為人已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已愈多

損之而益

穎濱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

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為

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

之以道也按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淡足萬物蓋惟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體虛善應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

以德分人未嘗費我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萬物皆佳貨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黃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已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為人而在己者不加

亡故曰愈有既以與人而在己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為善貨萬物而不遺者歟

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

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時或既莊子曰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

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御注曰體天而已何爭之有

頴濱蘇轍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葉夢得曰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實太后好之施于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其利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亡晉則不可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老為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為乎然有病其地提仁義絕滅禮學以為有見於上而無見於下群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

此二者者老氏之所前知也

黃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為而不爭其實無

二八十一章雖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程大昌曰此二語皆主柔而言也凡其一書皆主柔以達所欲而其道原蓋出於天

也是以篇終對而言之

頴濱蘇轍曰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畧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八